

传
习
录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

明·王阳明

远方出版社

12

习

水

西夏書局

传习录

原著 [明]王阳明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亦 然

封面设计:李 捷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省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32
印 张 155.25
字 数 3385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 - 80595 - 913 - 7/I · 348
定 价 170.00 元(全 25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徐爱录

徐爱引言	(1)
薛侃录	(38)
钱德洪序	(58)
答顾东桥书	(60)
启问道通书	(80)
答陆原静书	(84)
另一封	(85)
答欧阳崇一	(99)
答罗整庵少宰书	(106)
答聂文蔚书	(112)
另一封	(118)
右南大吉录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127)
教约	(129)
门人陆九川录	(131)
门人黄直录	(144)
以下门人黄修易录	(152)
门人黄省曾录	(158)
此后门人黄以方录	(181)
钱德洪跋	(195)

徐爱录

徐爱引^①言

【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②诸说，悉以旧本^③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④。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⑤，处困养静，精一之功^⑥，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以考证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

以下门人徐爱录。

【注释】

- ①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的第一位弟子。
②格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指推究事物的原理。 ③旧本：指郑玄作注，孔颖达疏解的《礼记·大学》。
④二氏之学：指道家 and 佛家的学说。 ⑤居夷三载：正德元年（公元

1506年),王阳明因上书抗辩被贬贵州龙场,共三年。⑥精一之功:见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有关格物的各种说法,都以旧本,即先贤所以为的误本为正。我最开始听说,觉得不可思议,产生怀疑,所以殚精竭虑地进行对照分析,然后向先生求教。才发现原来先生的意见就像水性冷、火性热一样,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怀疑。先生天资聪颖,但为人和善,不修边幅。一般人听说先生年少时为人豪迈不羁,好作辞赋,又喜欢研习佛、道两家的学问,便以为他提出这个主张只是为了标新立异,都不大在意。岂不知先生居于夷地三年,处困养静,惟精惟一,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我每天跟随先生,觉得先生的学问看起来容易实际高深;以为粗浅,仔细探究下来却十分精微;似乎接近先生的想法了,忽又觉得深奥无穷。十多年来,居然未能窥得藩篱。而世间之人,或者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甚至未曾听过先生的声音,或者事先怀有轻视、激愤之心,便急于在立谈之间,根据传闻枉加臆断,这样怎么能得到先生学问的精髓呢?即使是跟随先生左右的人,也常常是得一而遗二。好像相马之人只注意到马的颜色,而忽略了它作为千里马的特征。所以我记录下平日所闻,以示于志向相投之人,作为稽核订正的依据。也不辜负先生的教导。

门人徐爱序

【原文】

爱问:“‘在亲民’^①,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②。‘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朱子：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人。理学大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撰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②修己以安百姓：见于《论语·宪问》。

【译文】

徐爱问：“朱熹认为《大学》中的‘在亲民’，应当是‘新民’，后面章节里的‘作新民’似乎可以用来作依据。先生认为应当从旧本，仍作‘亲民’，可有什么依据？”先生回答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的‘新’不同。哪里能用来作证据？‘作’字与‘亲’字相对，但不是‘亲’字的意思。下文讲‘治国平天下’的地方，都与‘新’字的意思无关。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如同《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之’。百姓互不亲近，舜就任命契为司徒，尽心竭力地推行伦理教化，以此使他们亲近。《尧典》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便是‘亲民’。又如孔夫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是‘亲民’，便兼有教养的意思，说成是‘新民’意思就偏了。”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①，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注释】

①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见于朱熹《大学·或问》。

【译文】

徐爱问：“朱子认为，《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是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好像与先生的说法不同。”先生回答说：“在具体事物中求至善，就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到了至精至一的时候就是至善了。但至善并未与具体事物相脱离。《大学章句》里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

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①须有是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①“孝子……必有婉容”：见于《礼记·祭义》。

【译文】

徐爱问：“只向心中求至善，恐怕不能穷天下所有的事理。”先生说：“心即是理。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呀？”徐爱说：“比如对父亲的孝、对君主的忠、交朋友的信、统治人民的仁，其中都有许多的理存在，恐怕不能够不去考察。”先生感叹道：“世人久受这个说法的蒙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让人清醒的。今天就暂就你的问题来谈一谈吧。比如事父，不是在父亲那里求一个孝的理；事君，不是在君主那里得到一个君的理；交朋友、治理人民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得到信和仁的理。孝、忠、信、仁都在人的心里，心即是理。未受私欲的蒙蔽的心，便是天理，不需要在心外面强加一点点。用这颗存有天理之心去对待父亲、君主、朋友、人民，自然可以做到孝、忠、信、仁。只须努力让心不受私欲的蒙蔽便是。”徐爱说：“听先生这样讲，已经觉得有所醒悟，但旧的想法仍存于胸中，没能摆脱。比如事父，有许多

温情定省的细节,也需要讲究吗?”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但是要有个关键,要在存天理、灭私欲的前题下讲究。比如冬天保暖,只是为了尽孝心,不得有半点私欲夹杂其间。夏日避暑也是为了尽孝心,也不得有半点私欲夹杂其间。唯求己心。如果心里只存天理,没有私欲,是颗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想到为父母防寒,学习取暖的技巧;夏天自然想到为父母消暑,学习消暑的技巧。消寒防暑正是这颗心的表现。须由这颗心才能有孝的行为。譬之于树木,这颗心便是树根,其他的行为便是枝叶。应是先有根后有枝叶,而不是先有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有个深爱之心作根,自然就如此了。”

【原文】

郑朝朔^①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得当,亦可谓之至善矣。”爱于是日又有省。

【注释】

①郑朝朔:名一初,广东揭阳人。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需从事物上求的?”先生说:“人心存有天理便是至善,怎么从事物上求?你可以说几件事情看看。”朝朔说:“如

事奉亲长，保暖消暑适当便是好，是至善，哪里用得上学问思辨的功夫。”先生说：“若只是保暖消暑，一两日便讲完了，自然用不上学问思辨。但做这些事情时要心存天理，没有学问思辨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所以即使是圣人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训示。如果只是礼节做得得当便是至善，那么现在戏子们恰当地表演了这些礼节，也应当算是至善了。”徐爱在这一天又有所收获。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①，思之终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②，《孟子》之‘尽心知性’^③，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先生曰：“子夏^④笃信圣人。曾子^⑤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在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

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敢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天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天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注释】

- ①朱子“格物”之训：朱熹《大学章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②博约：见于《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③尽心知性：见于《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④子夏：姓卜，名商，孔子的学生。
- ⑤曾子：名参，字子舆，孔子的学生。

【译文】

徐爱问：“昨日听先生讲述有关至善的道理，已经觉得功夫有了用力的地方。但是总觉得您的观点与朱熹对格物的解释始终不一致。”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知道了‘至善’自然就知道‘格物’了。”徐爱说：“昨天我把先生对‘止至善’的教诲推广到对

格物的解说,似乎也明白了大概。但朱熹的解释在《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约’,《孟子》的‘尽心知性’中都有根据。所以我仍然无法明白。”先生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躬内省,笃信圣人固然没有错,但仍不如反躬内省那样真切。你既然不明白,怎么能因袭旧闻而不去求得真知呢?朱子也很相信、尊重程子,但于不同意的地方又何曾盲目遵从?精一、博约、尽心诸说本是与我的主张相合的,只是你没有仔细思考而已。朱子关于格物的解释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并非《大学》本来的意思。精是一的功夫,博是约的功夫。既然明白了知行合一的学说,那么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道理说明白。‘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者的事’,‘存心养天性’是‘学知利行’者的事。朱熹错误的解释了格物就是因为他颠倒了这个意思,认为‘尽心知性’是‘格物知至’,要初学者去做生知安行的事,怎么可以做得了呢?”徐爱又问:“‘尽心知性’怎么就是‘生知安行’呢?”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是性的本源。尽心就是尽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是没有尽心。知天的知,如同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份内的事,是自己与天合一了。对待天要象对待父亲、臣子对待君主一样恭恭敬敬才不会有过失。如果还与天为二,那便是圣人与贤人的差别了。至于‘夭寿不二’的意思,是教导学习的人一心为善,不能因为穷通、夭寿而改变了为善的心。只去修身待命,穷通、夭寿都由命来定。我不会为此而动心。‘事天’,虽然与天是两个,但已见到天在面前。‘俟命’,未曾见过,在这里等待。者便是初学者立志的开始,有在困境里努力的意思。朱熹却将意思给弄反了,而是初学者无从下手。”徐爱说:“昨天听过先生的教诲,便隐约觉得应是如此,今日听先生分析,便更没有怀疑了。我昨天清晨想,格物的‘物’应该就是‘事’,都是就心而言的。”先生说:“是的。心是身体的主宰,心之所发就是意。意的本体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比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上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

上,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我说没有心外之理、心外之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的‘明明德’的功夫,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①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注释】

①大人格君心:见于《孟子·离娄上》:“惟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如同孟子所说的‘大人格君心之格’,意思是去掉人心里不正的东西,保持平正。就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天理,也就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原文】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①。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良知:见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能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要

孝敬，见到兄长自然知道要敬重，见到孩子落井，自然有恻隐之心。这就使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没有被私欲所蒙蔽，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的‘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但是常人不能不受私欲的蒙蔽，所以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战胜私欲，恢复天理，使人心的良知不会受到阻隔，能够充分显现，这就是致其知。知致就能意诚。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①，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人心即人欲：见于《二程遗书》卷十九。

【译文】

徐爱问：“朱熹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用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推导，这句话似乎是错的。”先生说：“是的。心就是一个心。没有参杂人为因素的叫做道心，参杂了人为因素的心叫做人心。守正的人心就是道心。道心不能守正就是人心。不是人最开始就与两个心。程子认为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这好像把人心道心分开了，但意思是对的。而朱子说：‘道心为生，而人心听命’，这是将心分为两个了。天理、人欲并不是并立的，怎么会以天理为主，而人欲听命于天理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①、韩退之^②。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注释】

①文中子：王通。 ②韩退之：韩愈。

【译文】

徐爱请先生谈一下王通和韩愈。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之雄。王通，是位贤儒。后来人只因为文辞的原因，便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很远。”

【原文】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矢。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诌诌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